

猎人笔记

[俄]屠格涅夫◎著 臧传真 梁家敏◎译

世界文学文库
062
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

WORLD WISDOM · 北京燕山出版社

Записки
ОХОТНИК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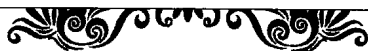
WORLD
OF LITERATURE

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

[俄]屠格涅夫 著 臧传真 梁家敏 译

猎人笔记

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



世界文学文库
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人笔记 / (俄)屠格涅夫著;臧传真,梁家敏译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5.9(2007.9重印)

ISBN 978-7-5402-1080-9

I. 猎… II. ①屠… ②臧… ③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俄罗斯-近代 ②-短篇小说-作品集-俄罗斯-近代 IV. I512.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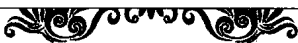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08759号

猎人笔记

作者 [俄]屠格涅夫
译者 臧传真 梁家敏
责任编辑 洪文雄 郑飞燕
装帧设计 贾 嘉
插图 王肇庆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100号 邮编 100006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300千字
版次印次 2007年9月第3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13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锲而不舍 译出风格



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

文学，是语言的艺术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大作家，都有自己的风格。优秀的翻译家也有自己的风格。当翻译家的风格与其选译的作家风格相近时，译作便会达到上乘水平，成为影响深远的名译，像傅雷译巴尔扎克，汝龙译契诃夫，都是译坛公认的典范。反之，从事文学翻译的人，如果功底不深，修养不够，仓促上阵，缺乏选译，则很难保证译作的质量，更谈不到把握风格和译出风格了。

臧传真教授是著名学者、资深翻译家。他对俄罗斯文学、英国文学素有研究，撰写过许多见解独到、有学术价值的论文，主编过《苏联文学史》，翻译过多部俄国小说，译笔严谨，为学界推崇和称道。俄罗斯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《盲音乐家》的中文译本即出自他的手笔。这部译著自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，已多次再版，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。

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俄国作家当中，臧传真教授最喜爱的是普希金、屠格涅夫、柯罗连科、布宁和高尔基。除了柯罗连科的《盲音乐家》，他还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《上尉的女儿》，屠格涅夫的《三幅画像》、《春潮》、《父与子》，此外，他还选译了上述几位作家的短篇爱情小说，以《幸福》为书名，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臧先生所钟爱的这几位作家语言上风格相近：简洁、朴素、清新，作品题材贴近大自然，表现人生际遇富有入情味和入道主义的关切情怀。臧先生生性儒雅、文笔洗练，选择这几位作家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。

后来，应北岳文艺出版社之邀，臧先生开始重译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。作为先生的学生，我喜爱他的译著，把他的译作视为范本，常常对照原文阅读，以提高自己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能力。在先生的直接影响下，我也走上了文学翻译道路，经常就某些疑难问题向先生讨教。这一次，我更有幸先睹为快，看他的手稿，聆听先生谈译书的体会，从中受益匪浅。

屠格涅夫这部小说，原有的译本有的译为《猎人日记》，有的译为《猎人笔记》，“笔记”显然比“日记”更好。但先生却把书名译为《田猎随笔》，我觉得“随笔”胜过“笔记”，却不明白为什么把“猎人”译为“田猎”，

于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先生回答说：“打猎有两种方式，去深山老林打猎，称为行猎；在乡间树林和田野上打猎，叫做田猎。作家屠格涅夫在作品中以猎人的身份出现，访问地主庄园和农家，了解乡情，从前所未有的角度接近了下层人民，因而译为《田猎随笔》似乎更贴近作品的内容，也更符合游记散文与小说故事两相糅合的叙事笔法。”想不到一个书名竟有如此的内涵。遗憾的是，此次出版，也许是因为约定俗成，仍用的是《猎人笔记》这个书名。

臧先生还把《白净草原》改译为《贝氏牧场》，我问有何依据。先生解释说：“Бежин луг，前一个词是由姓氏 Беж 构成的形容词，这个姓不是俄罗斯人的姓，是个外来姓，音译可译为‘贝日’或‘贝什’。后一个词的意思是‘草地’、‘牧场’，而非‘草原’（степь），两个词组合在一起，可译为‘贝什家的牧场’，译成‘贝氏牧场’则更简练。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，编者称历史上确实有个‘贝氏牧场’，贝氏家族的后人至今还保存着有关该牧场的文书。有关这一点，我特意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情况。”听了老师的一番话，顿生无限感慨。“白净草原”流传了几十年，没有什么人提出怀疑，只有遇到了一位学养有素、译风谨严的翻译家，才把误读误解的题目改正过来。由此我想到，文学翻译绝非文字的简单转译，除了文字功底以外，它要求翻译家必须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一丝不苟的追索精神。

有一次，谈到对屠格涅夫的认识，臧先生对我说：“就一般意义上来讲，真正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，他们是理性、自由和公正这些人类社会基本精神法则的守护者。他们依据这些精神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，同时努力促使这些精神能够得以弘扬。屠格涅夫和其他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一样，摆脱了政治依附地位和狭隘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，献身于更广大的民族利益和公众利益，作家个性的成因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，更主要的是源自他的社会观念和理想。屠格涅夫的作品往往一经发表，就引起争议，这和他的创作个性，和他独立观察社会现象的视角有关。”

有一次和先生聊天，我说屠格涅夫始终是个诗人，虽然他后来转向了小说创作。为了证明我自己的论点，我引用了罗亭的一段话：

“诗歌——是神灵的语言。我自己就喜欢诗。不过，诗意不仅仅存在于诗行里：诗无处不在，诗洋溢在我们四周……您看看这些树，看看这天空——四面八方都吹拂着美和生命的气息；而什么地方有美和生命，那里就有诗。”

臧先生说：“你说得很对。这段话虽然出自罗亭之口，但的确是作家发自肺腑的心声。屠格涅夫本质上是一位诗人，他的小说字里行间流淌



着诗意。抒情笔法和淡淡的忧郁,是他的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。有人说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作家,其实,浪漫主义才更符合他的创作个性。在《猎人笔记》一书中,作家以自由而洒脱的诗笔描绘了自然之美,讴歌了生命之美。一篇篇随笔就是一簇簇花束,采自俄罗斯的森林原野,带着晶莹的露珠,散发着泥土的芳香……”

我发现,只要谈话涉及心爱的作家与作品,臧先生脸上就会焕发出光彩,侃侃而谈,兴致极浓。他说:“你想想看,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形象该有多么鲜活!音容笑貌,简直是呼之欲出!霍尔狡猾又精明强干;卡里内奇散漫随和,又富于艺术天性;民间歌手雅可夫的歌声洋溢着不可遏制的活力,让你赞叹;月夜牧场围着篝火讲鬼怪故事的农家孩子,让你难忘……这一个个个人物全都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殿堂,也在世界文学宝库的人物画廊上留下了身影。”

谈到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,臧先生更是连声赞叹:“屠格涅夫写景的功力,不仅让托尔斯泰叹服,许多西欧作家也推崇备至。《猎人笔记》一书中的风光描绘,真可谓出神入化!变幻的霞光,朦胧的月色,闪烁的星斗,森林,草地,溪流,出没的野兽,啁啾的鸣禽,机灵的猎犬……在作家营造的艺术世界里,处处都充满了色彩、音响,清新的气息和生命的律动。屠格涅夫的听觉和嗅觉极其灵敏,他的目光又格外锐利,似乎大自然在晨昏之间、一年四季的微妙变化,他全部都了然于心。他那枝生花妙笔描绘大千世界的的确确达到了精致入微的地步!”先生的一番论述让我悟出一个道理:只有热爱,才能痴迷;只有痴迷,才能透过文字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,才能切身感受作品营造的氛围。

有一次我向臧先生讨教,请他谈谈文学翻译的方法和体会。先生沉思片刻,然后对我说:“译文学作品,最难的是译出风格。为了把握原作的总体风格,必须反复通读原作,仔细揣摩人物情感、文化背景、民族习俗、语言特色与修辞手法。只有吃透原作,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的氛围、情境、意蕴与格调。文学翻译忌讳逐字逐句的死译,忌讳‘字典搬家’。要知道,词在句子里是有生命的,词在字典里是死的。单凭查字典生搬硬套肯定译不好。翻译文学作品应以句段为单位,反复琢磨,融会贯通以后再落笔,增删词语,调整语序,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手段。”

谈到作品的语言时,先生说:“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种。一种是作家的叙述语言,作家讲故事,描写风景与环境,都使用这种语言。这种语言贯穿始终,风格大体上一致,要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与把握。另一种语言是人物的语言,这种语言,由于说话人的身份、修养、文化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。有的优雅、有的粗俗、有的流畅、有的啰嗦。翻译家应该做到当俗则俗,当雅则雅,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,一律追

求达和雅有悖于小说语言的真实状况。”

我觉得臧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写进我们的翻译教材,有志于文学翻译者读了必会从中获益。臧先生不仅精通俄语、英语,古文也有很深的造诣。这样,他在翻译时就多了一层参照,也多了一种表达手段。比如书中遇到有关契约、文书一类的文字,用流畅的古汉语译出来,无形中增加了历史感和文化色彩。我自己能读一点古文,却不会用古文写作,每想到这些就深感愧悔。

有一次我和先生还谈到了文学作品重译的问题,先生说译本具有“阶段性”,这一观点对我颇有启发。先生认为,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第一部译本带有首创性,是最难的,即便存在一些缺陷,但功不可没。后来的译本能参考先前的译本,因而应当译得更好。他说自己的译本同样具有“阶段性”,他希望将来出现更完美的译本,他的译本便算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而可以淡出或隐退。先生的见解表现了一位智慧长者的豁达与从容。

臧先生译过很多俄罗斯小说,却没有去过俄罗斯。对此,他深以为憾。他说:“普希金、屠格涅夫、柯罗连科的作品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,我在读书时,常常神游俄罗斯,广袤的森林,茫茫的雪原,城市、乡村、教堂……种种景象呈现眼前,却原来都是书中得来的印象。有人说译文学作品最好能做到身临其境,看来我只能是心临其境了。这正所谓是身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”

三十多年前,我们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,臧先生为我们上课,我们全班同学都听得入迷。我们相互传阅他译的《盲音乐家》,大家都为有著名翻译家做我们的老师而感到荣幸和自豪。我比同学们更加幸运的是留校当了教师,仍然做臧先生的学生,正是在先生的指点和扶植下也出版了自己的译著。臧先生已年过古稀,依然笔耕不辍,兢兢业业,精益求精,把一本又一本优秀的外国文学名著奉献给读者。这种精神让人敬佩,让人鼓舞。

臧先生让我为《猎人笔记》写篇序言,老师信任学生,自然不便推托,因而我回忆了与先生的交往,记录了几次谈话的内容,心想这或许有助于读者对这本书的理解,对从事文学翻译的同行也有借鉴的意义。

CONTENTS · 目录



- 001 锲而不舍 译出风格
- 001 霍尔和卡里内奇
- 010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女人
- 020 马林果泉
- 028 小县的乡医
- 036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
- 042 小户地主奥夫夏尼科夫
- 056 勒高甫村
- 066 贝氏牧场
- 082 梅奇美人河边的卡西央
- 098 村 长
- 110 账 房
- 125 离群的孤狼
- 132 两个地主乡绅
- 139 列别迪扬集市
- 150 塔季扬娜·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
- 160 死亡琐记
- 171 歌 手
- 184 彼得·彼得罗维奇·卡拉塔耶夫



197	约 会
204	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
223	切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比斯金
238	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最后日子
264	活尸首
275	轮声轧轧
287	树林与草原
293	后 记

霍尔和卡里内奇

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



任何人路经波尔霍夫县,来到兹德拉县,都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(在体型和气质上)大吃一惊。奥廖尔省的农民个头儿不怎么高,有点儿驼背,哭丧着脸,紧皱眉头,住的是简陋的白杨木搭盖的小屋,服着劳役^①,他们不会做买卖,吃得很坏,脚上常穿草鞋;而卡卢加省代役租农民^②,就大不相同了,他们住在宽敞的松木建造的房子里,个子很高,性情豪放而开朗,脸面清洁,白白净净,做点儿黄油和松焦油之类的小生意,逢集过节,便穿上大皮靴。奥廖尔的村庄(我指的奥廖尔省的东部)一般都坐落在耕地中央,紧挨着几乎成了污秽池塘的沟谷。除了几棵随时可供砍伐的爆竹柳和两三株干瘪的桦树外,一俄里内外看不见一棵小树;小茅屋接连着小茅屋,房顶尽是用沤烂的秸秆葺成的……与此相反,卡卢加省的村子,四周是成片的树林,房屋都是独立的小院,整整齐齐,屋顶是薄木板盖成的;大门锁得严严实实,后院的篱笆没有散架,更没有向外歪斜,因此不至于招引顺路趑过的猪进来做客……卡卢加省的环境,对猎人来说,也好得多。这是因为,再过五年,奥廖尔省最后的一片树林和“灌木丛林”将完全消失,连沼泽地也不会有了;卡卢加省呢,正好相反,禁伐的林带绵延数百里,沼泽地长达几十俄里,珍贵的乌鸡没有绝迹,还栖息着温顺的山鹑,忙碌的沙鸡猛然间扑棱棱振翅飞起,会把猎人和狗吓一跳,使他们又惊又喜。

有一回,我打猎来到兹德拉县,在野外碰上一位卡卢加省的小地主,和他结识了。这个人名叫波鲁德金,是个打猎迷,也算是一个好人。不错,他是有一些缺点,比方说,他向省里很多富家女郎都求过婚,遭到拒绝并吃闭门羹之后,一面伤心地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倾诉自己的悲哀,一面还把自己园子里的酸桃和别的生果子作为礼物送给女郎的双亲;他喜欢不厌其烦地反复讲同一个笑话,尽管波鲁德金先生本人认为这笑话蛮有意思,可是,从来没有逗得别人发笑过;他很推崇阿基姆·纳希莫夫^③的

① 在农奴制度下,农民无偿地为地主耕种土地或从事其他劳动,就称为服劳役。

② 在农奴制度下,向地主交纳租金来代替劳役的农奴,叫做代役租农民。

③ 阿基姆·纳希莫夫(1782—1814),俄国诗人和寓言作家。

作品和小说《宾娜》^①；他说话口吃，管自己的狗叫做“天文学家”，他把“可是”说成“可系”，他在家吃的是法国式的膳食，据他的厨子解释，这种吃法的秘诀，在于完全改变每一种菜肴的原来的自然风味，肉经这位能手一烹，便成了鱼的滋味，而鱼会有蘑菇的滋味，通心粉散发着火药的味道；汤里放的胡萝卜，都得切成菱形或者是梯形的。可是，除了这些不多的、无关紧要的缺点以外，如前所说，波鲁德金先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
我和波鲁德金先生认识的头一天，他便邀请我到 he 家里住宿。

“到我家约莫有五俄里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步行去太远了，让我们先拐到霍尔家去一趟吧。”（请读者原谅我不描摹他的口吃形态了）

“那霍尔是什么人呀？”

“是我的农户……他住得离这儿不远。”

我们朝他那里去了。在林子中间，一片经过清整和精耕细作的空地上，有一所孤零零的庄子，那便是霍尔的家。他的庄子，是由几间松木造的屋子构成的，用栅栏围了起来。正屋前面，有一个由几根细柱子支撑起来的凉棚。我们进去，迎面碰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二十来岁，高个子，长得挺帅。

“嘿，菲嘉！霍尔在家吗？”波鲁德金先生问他。

“他不在家，进城去了。”小伙子微笑着，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，回答道，“敢问要吩咐套车吗？”

“是要车，小老弟。先给我们弄点格瓦斯^②来。”

我们走进屋子。整洁的圆木墙上，连一张苏兹达尔^③年画也没有贴；屋角，挂着庄重的镶着银质衣饰的圣像，它前面点着一盏神灯；一张椴木桌子是不久前刨过的，擦洗得干干净净；在圆木当中和窗框两边，没有麻利的茶婆虫爬来爬去，也没有潜藏着狡猾的蟑螂。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大杯子，里面盛着满满的上好格瓦斯，还拿来一大块小麦面包，木钵子里装着十几根腌黄瓜。他把这些东西放到桌上，靠门站着，满脸堆笑，不住地望着我们。我们还没有吃完这些小吃，突然门外台阶前面有马车响动。出去看看，只见一个十五岁上下、头发卷曲、两颊红润的男孩子，驾着车，使劲地勒住一匹肥壮的带有花斑的公马。车子跟前站了一圈五六个壮实的青年汉子，模样长得都很像菲嘉。“这都是霍尔的孩子。”波鲁德金说。“都是小霍尔^④，”菲嘉接着说，这时他已跟在我们后面来到台阶上，“可人还不全呢，波塔普到树林子里去了，西多尔跟霍尔老爸进

① 《宾娜》为俄国庸俗作家马尔科夫（1810—1876）的小说。别林斯基曾给予严厉批评，称之为“呓语”。

② 格瓦斯，一种清凉饮料，一般农家常备。

③ 苏兹达尔，乌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，出产版画。

④ “霍尔”在俄语中是黄鼠狼的意思。

城去了……瓦夏，你可当心点，”他对车夫继续说，“快点赶车送老爷去。车颠的时候，要细心点，慢悠点，别弄坏了车子，别震疼了老爷的肚子！”那群小霍尔，听到菲嘉的俏皮话，都禁不住噗哧笑了。“把‘天文学家’放到车子上！”波鲁德金先生神气十足地喊道。菲嘉兴冲冲地把尴尬带笑意的狗举到半空中，然后才把它放到车子里面。瓦夏松开了马缰绳。我们的马车走动了。“这是我的事务所，”波鲁德金先生指着一所低矮的小房子，忽然对我说，“想不想进去看看？”“好吧。”“这事务所现在已撤消了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下车，“可是还值得一看。”事务所包括两间空屋子。看门的是一个独眼的老头子，从后院跑过来。“你好，米涅伊奇，”波鲁德金先生说，“水在哪儿呢？”独眼老头进去，立时拿了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转来。“请品尝一下，”波鲁德金对我说，“这是我们这里顶好的泉水。”我们每人喝了一杯，这时，老头子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。“嗯，现在我们可以走啦，”我的新朋友说，“在这个事务所里，我卖过四俄亩林子给商人阿利鲁叶夫，价钱卖得很合算呢。”我们坐上马车，过了半个钟头，来到地主宅子的院里。

“请问，”吃晚饭的时候，我问波鲁德金说，“为什么您的霍尔不和别的农民待在一起，要单独分开来住呢？”

“这是因为，他这个人，脑子很机灵。大约二十五年前，他的屋子失火烧掉了，他跑到我先父那里，对他说，‘尼古拉·库备米奇，请允许我到您林子中间沼泽地里盖间屋吧。我会给您高价代役租的。’‘你为什么要在沼泽地里呢？’‘我乐意这么着，只是您呀，尼古拉·库备米奇老爷，什么活儿也别派我干，至于租金嘛，随您定好啦。’‘一年交五十卢布！’‘那好吧。’‘你要当心，我可不准欠租！’‘那当然，不会欠租……’就这样，他就搬到沼泽地里居住了。打那时候起，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霍尔。”

“那，他发财了吗？”

“发啦。现在他交我一百卢布代役租金，也许，我还要加钱。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说：‘你赎身吧，霍尔，喂，赎身好了！’而他这个老滑头，斩钉截铁地对我说，没法子呀，钱哪，他说，没有啊……哼，怎么会没有钱呢？”

第二天，喝过早茶，我们马上出发打猎去了。当车子从村子里穿过的时候，波鲁德金先生吩咐马车在一所低矮的小屋跟前停住，大声喊道：“卡里内奇！”“马上就來，老爷，马上，”从院子里听到回话儿：“我在系草鞋呢。”我们小步慢悠悠地赶着车子；出了村子，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赶上来，瘦高个子，头有点向后歪，这正是卡里内奇。一看见他那张憨厚、黑黑的、有几处长着麻斑的脸，我打心里喜欢。卡里内奇（后来我才知道）每天陪主人去打猎，给他背猎袋，有时还得扛着枪，察看哪儿有鸟，取水、采草莓、搭帐篷，跟着马车后面跑；要是没有他，波鲁德金先生寸步难行。卡里内奇是一个顶快活、顶温顺的人，嘴边不停地哼着小曲儿，无忧无虑地四下里张望，

说话带点鼻音,笑的时候眯缝起淡蓝色的眼睛,时不时地用手捋捋他那稀疏的尖形胡子。他走路不快,但步子迈得很大,稍稍拄一拄那又长又细的拐杖。这一天当中,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这说那,伺候我的时候,一点不显卑屈的样子;可是,他照料主人,就像照顾小孩子似的。当中午难以忍受的酷热逼着我们去找阴凉的地方避避的时候,他领着我们到林阴深处养蜂场去。卡里内奇给我们打开了一间小屋子,里面挂满了一束束香喷喷的干草,叫我们躺到新鲜的草堆上,他自己连忙把一个带有网眼的袋子套到头上,拿了把刀子、瓦罐和点着的木片,到养蜂场里去给我们割蜜。我们就着泉水,喝了透明的、温馨的蜜汁,便在单调的蜜蜂的嗡嗡声中和树叶的沙沙絮语中睡熟了。……突然一阵微风把我吹醒……我睁开眼睛,看见卡里内奇,坐在半掩半开的门槛上,正用刀子削一个勺子。我久久地欣赏着他那张脸——温存而明朗,像傍晚清澄的天空。波鲁德金先生也醒了。我们没有马上站起身来。走了一程远路,又经过酣睡之后,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堆上,真舒服呀!浑身懒洋洋的,轻微的热气扑面而来,甜蜜的倦意使人不想睁开眼睛。终于,我们起身,又出去散了一阵子步,直到黄昏。吃晚饭的时候,我又谈到霍尔,还谈到卡里内奇。“卡里内奇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农夫,”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,“一个热心肠、勤快、甘愿效劳的庄稼人,但是,庄稼活撂荒了,不能好好务农,是我把他拖累住了。他每天陪我打猎。……怎么能干庄稼活,您说呢?”我同意他说的,于是,我们躺下睡了。

第二天,波鲁德金先生得进城去,他和邻居皮丘可夫要打官司。邻人皮丘可夫耕了他的地,并且就在这块地上,鞭打了他的一个农妇。我只好一个人打猎去了,傍晚,我拐到霍尔那里。有一个老头儿在门口迎接我——秃顶、矮个子、宽肩膀,身子骨很结实——那便是霍尔本人。我好奇地望着这个“黄鼠狼”^①。他的脸型很像苏格拉底^②:一样隆起的长着疙瘩的前额、一样小的眼睛、一样翘起的鼻孔。我们一块走进屋里。前天见过的那个菲嘉,端出来牛奶和黑面包。霍尔在长凳子上坐下,非常沉着地抚摸着自已的卷曲胡子,同我谈起话来。他似乎觉得自己挺有身份,说话和动作都是慢慢悠悠的,偶尔,从长长的胡须下露出微笑。

我同他谈到播种,收成,农家的生活。……他对我的话好像都同意;不过后来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,我发觉,我说的并不对头……我们的谈话好像不自然,有点勉强似的。霍尔说话有时含混费解,大概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吧。下面就举一个我们谈话的例子:

“喂,霍尔,”我对他说,“为什么你不向主人赎身呢?”

① “黄鼠狼”,霍尔的意译。

② 苏格拉底(公元前469—399),古希腊思想家、哲学家。

“为什么我要赎身？现在我很了解自己的主人，我也能交得起代役租……我的主人很好。”

“取得自由，毕竟要更好一些。”我指出。

霍尔从侧面看了我一眼。

“那当然。”他说。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不赎身呢？”

霍尔摇摇头。

“老爷，你叫我用什么赎身呢？”

“嘿，得了吧，老兄……”

“霍尔要是变成了自由人，”他继续低声说，仿佛喃喃自语，“凡是不留胡子的人，都成了霍尔的顶头上司啦^①。”

“那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。”

“胡子值什么？胡子是草呀，可以割去的。”

“这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也许，霍尔真格儿会变成商人，商人生活过得好，还可以留胡子。”

“怎么，你现在不是在做生意吗？”

“做点儿黄油和松焦油那样的小买卖算什么……嗯，老爷，吩咐套车吧？”

“你那张嘴巴真厉害呀，人也够精明的！”我不由得想道。

“不，”我大声说，“我不要马车！我明天想在你的庄子附近走走，可以的话，我还想在你草棚里过夜呢！”

“很欢迎。不过，你在草棚里会舒服吗？我教婆娘们给你铺上床单，放好枕头。喂，婆娘们！”他站起身来，大声喊道，“这里来，婆娘们！……你，菲嘉，和他们一块去吧。妇道人家都是些笨货。”

一刻钟之后，菲嘉打着灯笼送我到草棚里去。我一头倒在香喷喷的干草上，我的狗蜷伏在我腿旁边；菲嘉向我道了一声晚安，门吱呀一声，砰地一下关上了。我很久很久不能入睡。一头母牛走到门跟前，呼哧呼哧地喷了两三口气，我的狗抖起威风地向它吼叫起来；一头猪趑过来，心思重重地哼哼着；附近某处有一匹马嘴里嚼着干草，还打着响鼻……最后，我渐渐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天刚明，菲嘉叫醒了我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快活、麻利的小伙子。而且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也是老霍尔跟前得宠的人。他们俩常常十分亲昵地互相斗嘴皮子。老头子出来招呼我。

是他在他家里住了一晚呢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。总之，霍尔对我比昨天亲热多了。

^① 这里所说的“不留胡子的人”，指沙皇时代的官吏和绅士。当时政府严禁官吏蓄须。

“茶饮准备好了，”他面带微笑，对我说，“走，去喝茶吧。”

我们在桌子跟前坐下来。一个身体强壮的农家妇女，是他媳妇当中的一个，端来一罐牛奶。他的儿子们全体挨个儿顺序走进屋里。

“你真是儿孙满堂啊！”我向老头子指出。

“是啊，”他咬了一块糖，说，“他们待承我和老伴挺好，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。”

“他们都和你在一块住吗？”

“都一块住。只要他们情愿，就住着呗。”

“都结婚了吗？”

“这一个淘气鬼还没有娶媳妇，”他指着靠门站着的非嘉，回答道，“瓦夏还年轻，不必着忙，他可以等一等。”

“干吗我要娶亲呢？”非嘉反驳说，“我现在不是蛮好嘛。要老婆干吗？同她斗嘴，是吧？”

“呸，看你说的……我可了解你！你还戴银戒指哪……你总想跟那些村姑丫头片子鬼混是吧……‘算啦，不要脸的东西！’老头子模仿丫头们的腔调说，‘我了解你，你这不爱干粗活的懒家伙！’”

“婆娘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“婆娘是干活的劳动力，”霍尔郑重其事地说，“婆娘是庄稼人的奴仆。”

“我要别人替我劳动干吗？”

“算啦，你这种人就爱损人利己。我可了解你们这号人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给我讨个老婆吧。啊，怎么？你干吗不说话呀？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你这油嘴滑舌的家伙。你瞧，我们把老爷吵得不耐烦了。我当然会给你娶亲的……啊，老爷，别生气，瞧，孩子年轻，还不懂事。”

非嘉摇摇头……

“霍尔在家吗？”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接着，卡里内奇走进屋来；他手里拿着一大把鲜草莓，这是专为他的朋友采摘的。老头子亲热地招呼他。我惊奇地望着卡里内奇，我没有料到农民竟会有这样的“温情”。

这一天，我到外边去打猎，比平素晚了四个多小时，此后，一连三天，我都是在霍尔家度过的。我新认识的这两个朋友使我颇感兴趣。我不知道，我凭什么竟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，他们毫不拘束地同我谈心。我饶有兴味地听他们谈话，观察他们。这两个朋友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。霍尔是一个积极、实干的人，有办事的头脑，一个纯理性主义者；卡里内奇同他正好相反，属于理想家，浪漫主义者，是狂热且富有幻想一类人物。霍尔讲究实际，所以，他建造房子，积蓄钱财，同主人和其他有钱有势的人处得很好；卡里内奇穿着草鞋，勉强支撑，过着清苦的日子。霍尔有一个顺从和睦、同心同德的大家庭；卡里内奇过去曾经有过老婆，很怕她，一个孩子

也没有。霍尔看透了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，而卡里内奇则对自己的主人毕恭毕敬。霍尔喜欢卡里内奇，常常庇护他；卡里内奇也喜欢并且尊敬霍尔。霍尔很少说话，满脸堆笑，老是心里盘算着；卡里内奇说话时满腔热情，尽管不像工厂里爱打闹的工人那样能说会道……但是卡里内奇天赋有一些特长，这是霍尔本人所承认的。例如，他会咒语，念起咒来，能止血，能治惊风、狂犬病，还能驱虫；他是养蜂的能手，他手气好，吉星高照。霍尔当着我的面，请他把新买的一匹马牵到马厩里去，卡里内奇诚恳而郑重地满足了这疑心很重的老友的要求。卡里内奇比较接近大自然，而霍尔则面向人世和社会。卡里内奇不喜欢议论是非，并且盲目地相信一切；而霍尔自视甚高，甚至用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看待人生。他见识广，知道得多，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，比方说，我从他的谈话当中得知，每年夏天，刈草季节开镰以前，村里就来了一辆式样别致的小马车。这车上坐着一位身穿长襟外套的人，他是来卖镰刀的。用现钱买，每把索价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；要是赊账，则要三卢布纸币，一个银卢布。无疑，所有的农民，大家都向他赊账。过两三个礼拜，他又来了，来收账。农民刚刚割完燕麦，有能力付账；于是，农民和这商人一起到小酒馆里，在那里付清账款。有些地主想出点子来，用现钱把镰刀买过来，然后用同样的价钱，赊卖给农民。哪知，农民不乐意，甚至闹得情绪很坏，因为这样一来，就剥夺了他们的乐趣——用指头弹弹镰刀，听听声音，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左看看右瞧瞧，向那狡黠的小市民贩子问上二十来遍：“喂，小伙子，你这镰刀不大好使吧？”还有一些类似的场面，也发生在买卖镰刀的时候，所不同的是，婆娘参加了进来，她们只管讨便宜，有时把卖主惹急了，不得不用拳头捶她们。可是，最使婆娘们吃苦头的，是下面所说的事：造纸厂的原料供应者委托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去收购破布片，这种人在有些县里被人叫做“鹰”。这号“鹰”从商人那里得到大约二百卢布纸币之后，就出发寻获猎物。但是，同他取名的那类高尚的鸟截然不同的，他们并不公开地、大胆地出击；相反，他们却施展阴谋诡计和狡猾手段。他把自己的马车停在村庄附近某处丛林里，自己却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屋后，装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干脆像一个没事的闲人。婆娘们凭着预感猜到他这号人来了，偷偷地出来和他们接头。这种交易把戏在匆忙中达成。婆娘们为了几枚铜板，不仅把所有无用的破布，而且常常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都卖给“鹰”了。近来婆娘们发现偷家里的东西很划算，她们把家里的大麻，特别是“大麻雄株”偷出来卖掉——这样一来，“鹰”的业务有了重大的扩展，相当兴旺发达！然而，农夫们也学乖了，只要发现一点可疑之处，远远听到“鹰”到来的一点点风声，便立刻迅速而果断地采取戒备和预防措施。事实上，怎不叫人痛惜呢？卖大麻本来是他们男人的

事，他们也确实得卖掉它——不是到城里卖，进城得套车慢慢去，而是卖给外来的小商贩，这些商人没有称，而是用四十把作为一普特^①计算——你要知道，俄罗斯人手掌是怎么样的一把有多少，特别是，当他“使劲”的时候！像这样的故事，我，这个阅历不深，对农村生活“不知根底”的人（就正如我们奥廖尔省人所说的）听得够多的了。但是，霍尔并不总是滔滔不绝地自己说个没完，他本人也问了我许多问题。他听说我到过外国，他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……卡里内奇也不甘落后，跟着也问起来了；但是使卡里内奇感触最深兴趣最大的，是我对大自然、崇山峻岭、瀑布、不平凡的建筑物的描述；而霍尔感兴趣的则是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问题。他总是条理分明逐一打听：“他们那里和我们这儿是一样的呢，还是另一种情况？……嗯，请告诉我，老爷，是怎样的啊？……”——“哎呀，天哪，竟有这种事！”卡里内奇在听我讲时感叹道；而霍尔沉默不语，皱紧浓眉，只是有时说上一两句：“这么说来，在我们这里恐怕行不通吧？不过，这个倒好——这样对头。”我不能把他向我打听的各种问话都转告你们，也没有必要；但是从我们交谈当中，我坚定了一个信念，恐怕读者不会料到吧，这个信念就是：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，恰恰在他的大胆改革中说明他是地道的俄罗斯人。俄罗斯人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毅力，俄罗斯人不惜牺牲自己；他很少留恋过去，而是勇敢地瞻望未来。凡是好的——他就喜欢，凡是合理的——他都接受，至于是从哪里来的——他并不在意。他的清醒的头脑甘愿嘲弄德国人枯燥无味的理性；但是，照霍尔的话说，德国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民族，他随时准备向他们学习。霍尔凭借他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实质的独立性，他跟我谈了许多话，正如农民所说的，这在别人是压也压不出、挤也挤不来的。他确实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。我跟霍尔谈了一番话，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淳朴、聪明的话语。他的知识，从他那方面来说，是十分丰富、渊博的；但他并不识字，而卡里内奇识字。“别看这个不务正业的人，还是认字的呀，”霍尔说，“他养的蜜蜂也从来不死的。”“你让你的孩子读书认字吗？”霍尔不言语。“菲嘉认字。”“那别的孩子们呢？”“别的都不识字。”“这是为什么？”老头子不回答我，转变了话题。不过，尽管这人聪明过人，他却怀有许多偏见和成见。例如，他打内心深处轻视女人，高兴的时候，便嘲笑她们，挖苦她们。他的妻子是一个爱唠叨的老婆子，一天到晚围着炉台炕头转悠，嘴里不停地唠唠叨叨，不干不净地骂人；儿子们不答理她，而媳妇们却怕她怕得要命。难怪俄罗斯民谣里当婆婆的这样唱着：“你是什么样的儿子？你怎么配做当家的！你不打老婆，你不打新媳妇……”有一次我颇想为几个媳妇打抱不平，试着唤

①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。